

花千重

□宁雨

小满节气,齐腰高的油菜棵子统统披挂起沉甸甸的荚穗,像怀胎七月的母亲。几场好风之后,荚穗变成温暖的大地色,联合收割机就忙碌起来了。

太阳刚打天边探出半张鲜红的笑脸,杨屯村东头住着的几位“老文体”已经溜达到油菜花田游客打卡框旁边一小块空地上。春天,这里曾是养蜂人的大本营,小精灵们嘤嘤嗡嗡的,空气也格外香甜。每天这个时间点,这些“老文体”已在村民广场上溜完圈、打完拳、喊完嗓,来花田看个景,聊聊村事家事,是他们晨起最后一项功课。

57岁的刘影跟“老文体”们一样,有早起的习惯。只要不外出,他每天早晨都要村里村外走走,拍几张照片,录两段视频,看一遍村工作群的消息。时间允许,他还要整理好图片,在朋友圈发个九宫格。作为村庄的领头人,刘影不放过任何一个为杨屯打call圈粉儿的机会。油菜耐旱耐寒,春天开花还挺好看。刘影心里一动,但也不敢贸然决断。

好巧不巧,他去附近东遥城村孙犁故居参观,在《孙犁文集》中读到一篇文章,题目叫《菜花》,正好提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安平县大夫文镇孙遥城村一带曾大面积种植油菜。

“在童年,我见到的油菜,不是一株两株,也不是一亩二亩,是一望无际的。春雨照拂,春风吹动,蜂群轰鸣一片金黄。”反复品读,刘影的眼睛越来越亮。

多年走南闯北,刘影见识过江西婺源

的油菜花,江苏里下河的油菜花,也见识过云贵川、两湖流域的油菜花。菜花飘香的季节,那里的村庄如诗如画,好生让人羡慕。在刘影印象中,安平也有农户种植小片油菜,秋季播种,春天开花,种在院子里或麦地、菜地边缘,就是看个稀罕。杨屯跟孙遥城相距不到十公里,气候、土壤环境差不多,若在秋闲地里种油菜,重现孙犁先生描摹的乡间春景,那该多么美!

等刘影马不停蹄在石家庄淘换到种子,在深泽定制的油菜播种机也到了位,时间已经到了十月三日。村民广场路东往南走一点,播麦农机手韩新强家的二十来亩地正好闲着。刘影跟他商量,在他家地里试播油菜,韩新强痛快答应。小苗三四天就出齐了,绿崭崭,齐刷刷,煞是喜人。

真是人努力,天帮忙。正好遇到暖冬,油菜苗一冬天没遭啥大罪。第二年开春,越冬菜在柔软的风中苏醒,起身、抽薹、含苞。村民一夜醒来,二十亩油菜田开满明媚的花朵。那盛大的场面,把男男女女都惊呆了:杨屯啥时候学会变魔法,冀中大平原,硬生生长出江南风景。

五月下旬,到了菜籽收获的时候,一亩地平均下来打三四百斤。三斤油菜籽榨一斤油,一斤油能卖十来块钱。人们掰着指头一算账,太划算了,有干头!这回,不用干部动员,大伙憋着劲想办法给自己家地倒茬口,有的把种玉米时间提前了十来天,有的直接上早熟品种,就为赶上秋天种油菜花。

人秋,家家户户早早打理好成熟的庄稼,把土地交给村里新成立的天来农业种植有限公司。到了九月二十三日,全村油菜统一播种完毕,三千亩地不落一分。后来实践证明,这是最好的播种时间窗口。“公司+农户”的新模式,自然而然在村庄落地。不仅杨屯人迅速认可了油菜这个新的当家作物,周边的郭屯、前张庄也主动参与进来。一年之间,油菜种植从一个村发展到一个片区上万亩土地。

转眼到了2017年春天。杨屯油菜花,开成花的海,孙犁先生笔下的风景被“复刻”了!一传十,十传百。左近城市、

村里实行街长、组长制,自己的村庄自己管理,自己梳洗、打扮。又脏又破的旧模样,一去不复返了。老干部、老党员逢人就说,咱们村的好风气又回来了!

2017年,杨屯获评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这是他们依靠集体力量挣回来的第一个“国字号”荣誉。

二

杨屯的转折,从2015年响应省里治理黑龙港流域地下水超采政策开始。

按照政策,每年10月份至次年6月,严禁种植冬小麦及高耗水作物;7月至10月,可种植夏玉米等耐旱作物。这是一次农村种植业观念、种植结构的大变革。种了多少年麦子的杨屯,正好踩在政策的点上。

不种冬小麦了,改种不用浇地、靠天收的作物行不行?平时爱学习、好钻研的刘影,脑子又停不下来了。有个朋友提议,不然你试种一下油菜呗。油菜耐旱耐寒,春天开花还挺好看。刘影心里一动,但也不敢贸然决断。

好巧不巧,他去附近东遥城村孙犁故居参观,在《孙犁文集》中读到一篇文章,题目叫《菜花》,正好提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安平县大夫文镇孙遥城村一带曾大面积种植油菜。

“在童年,我见到的油菜,不是一株两株,也不是一亩二亩,是一望无际的。春雨照拂,春风吹动,蜂群轰鸣一片金黄。”反复品读,刘影的眼睛越来越亮。

多年走南闯北,刘影见识过江西婺源

的油菜花,江苏里下河的油菜花,也见识过云贵川、两湖流域的油菜花。菜花飘香的季节,那里的村庄如诗如画,好生让人羡慕。在刘影印象中,安平也有农户种植小片油菜,秋季播种,春天开花,种在院子里或麦地、菜地边缘,就是看个稀罕。杨屯跟孙遥城相距不到十公里,气候、土壤环境差不多,若在秋闲地里种油菜,重现孙犁先生描摹的乡间春景,那该多么美!

等刘影马不停蹄在石家庄淘换到种子,在深泽定制的油菜播种机也到了位,时间已经到了十月三日。村民广场路东往南走一点,播麦农机手韩新强家的二十来亩地正好闲着。刘影跟他商量,在他家地里试播油菜,韩新强痛快答应。小苗三四天就出齐了,绿崭崭,齐刷刷,煞是喜人。

真是人努力,天帮忙。正好遇到暖冬,油菜苗一冬天没遭啥大罪。第二年开春,越冬菜在柔软的风中苏醒,起身、抽薹、含苞。村民一夜醒来,二十亩油菜田开满明媚的花朵。那盛大的场面,把男男女女都惊呆了:杨屯啥时候学会变魔法,冀中大平原,硬生生长出江南风景。

五月下旬,到了菜籽收获的时候,一亩地平均下来打三四百斤。三斤油菜籽榨一斤油,一斤油能卖十来块钱。人们掰着指头一算账,太划算了,有干头!这回,不用干部动员,大伙憋着劲想办法给自己家地倒茬口,有的把种玉米时间提前了十来天,有的直接上早熟品种,就为赶上秋天种油菜花。

人秋,家家户户早早打理好成熟的庄稼,把土地交给村里新成立的天来农业种植有限公司。到了九月二十三日,全村油菜统一播种完毕,三千亩地不落一分。后来实践证明,这是最好的播种时间窗口。

“公司+农户”的新模式,自然而然在村庄落地。不仅杨屯人迅速认可了油菜这个新的当家作物,周边的郭屯、前张庄也主动参与进来。一年之间,油菜种植从一个村发展到一个片区上万亩土地。

转眼到了2017年春天。杨屯油菜花,开成花的海,孙犁先生笔下的风景被“复刻”了!一传十,十传百。左近城市、

(报告文学)



在油菜花田前,刘影畅想美好的明天。

村庄的人,纷纷来杨屯花田旅游打卡。

“咱干脆搞个油菜花节吧!”村民的提议,顷刻间化作网上热传的花海小视频,连北京天津的,都跑到孙犁先生的老家安平看油菜花。三米半宽,四公里长的路,各种车辆从杨屯一直排到安平县城。

杨屯油菜花,引来了游客,引来了四处追花的养蜂人,也引起了安平县、衡水市有关部门的关注。

2018年,县里推广“田园综合体”,引领乡村走集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为一体的乡村综合发展模式。县、乡、村三级干部到湖南浏阳、贵州兴义取经,回来之后大干140天,开通县城到村庄宽阔的村路,杨屯和周边村庄之间,也修筑了历史上最好的油路。油菜花种植的金色星火,呼啦啦播散开去,以杨屯为中心,扩展到两万多亩、七八个村庄。

2019年省里的榨油项目落地。紧接着,在天来农业科技种植有限公司建设院士工作站获得批准;“天来”油菜花蜜和油菜籽油注册成功。

土地入股的农民,心里都有个小九九:光是油菜花田,一亩地就能增收一千多块钱。依托油菜花节办农家乐,游客火爆,家家有盈利;帮村里在花田维护秩序,或者自己摆个小摊,也有可观的收入。

一粒油菜花籽,种在了村民的心坎里,漾起无边的甜蜜涟漪。

三

在别人眼里,杨屯的日子就像“开了挂”。杨屯人心里却透亮:所有成功,都是机遇加奋斗这两个元素在“化学反应”。

如果说初次试种油菜花时,是“老天爷”给帮了忙。之后的路,全是一点点摸爬滚打。

油菜花,十字花科草本植物。有橄榄型、芥菜型、白菜型三大品系,经过数千年自然筛选和人类主动干预,适应不同气候地理条件,衍生出数不清的品种。究竟哪些品种最适合北纬38度以北华北低平原地区、最适宜安平杨屯片区?第一个向种油菜的人刘影回答不了,所有杨屯人也回答不了。

专业的问题,需要专业的人来帮忙。精诚所至,通过一次次的邮件、电话联络,杨屯这个小小的村庄,竟然联系上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王汉中院士。王院士被业界称为“中国油料第一人”,当刘影将万亩油菜花田的照片以彩信形式发给他,并以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保证所言无虚时,王院士决定亲自到杨屯考察。经王汉中推荐,刘影一行第二天就到武汉寻求优质种子和菜籽深加工等方面的合作。武汉,是中国农科院油料研究所的所在地。所长在内的五位博士,一起接待了北方农村前来寻求支持的客人。这就是前文提到过的,“院士工作站”的由来。

长江以北,第一个设在村庄的油料专业院士工作站,诞生于杨屯。之后,杨屯不仅解决了选择种子的困惑,还搭上了中国农科院菜籽油加工和脱水蔬菜生产线的项目快车。

向村口的老槐树聚拢,自家的田地,反正不用打卡考勤,热了累了就来大槐树下歇歇脚、唠唠嗑。虽然女婿把农活干完了,可桂兰她娘还是闲不下来,她在槐树上摘了一晌午的槐花,自个儿吃不完,就给干完农活前来歇脚的村民,妇女们之间还可以分享一下做槐花菜的技巧,互相八卦一下自家男人从吃到其他方面的乐子,老人们则远离她们,坐在老槐树的另一边,回顾旧时代小满节气的一些祭祀活动,说得也是有声有色,引起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浓厚兴趣。

日头越升越高,妇女们因为要回去做饭,先带着工具和桂兰她娘送的槐花离开,不久,父亲也拍了拍除草时落在身上的泥土,朝我招手:“咱也回去吧,这会儿你妈应该也把饭做好了,不要让她着急,等半下午凉快了再来照看这些麦子。”

我点了点头,跟着父亲的脚步继续前行,他时不时还会停下脚步,看一眼旁边的麦子,似乎每看一眼,心里也会更踏实一些。这时我才发现,相比于古籍上那些对于小满的记录,父亲用劳作注释的小满反而更接地气,他用常年的灌溉、施肥、除草,换来了麦穗的灌浆,以及这片土地给予的丰收答卷。

随笔

太行风物记

□王金平

邢山西部的太行山深处,山路如一条灰白的带子,缠绕在绿色和深红色的山脊上。我踏着这条带子往山里走,脚下的石板被岁月磨得光滑,映着午后的阳光,微微发亮。路旁的老槐树,枝干虬结,却还在每年五月开出白花,香气能飘到几里外。

小山村贾庄卧在山坳里,屋顶的红石板叠在一起,像一顶巨帽。黄昏时分,炊烟袅袅升起,先是笔直的一缕,继而散入空中,与山间的薄雾混在一处。村口的老井还在,石砌的井沿被井绳磨出深深的凹槽,记录着无数个打水的清晨与黄昏。我俯身看去,井水幽深,映出一张模糊的脸——那是我的倒影,已不是五十年前在此张望的少年。

旧时的风物,最先想起的是石匠田家。他住在村东头,院子里堆满了各色石头。每日清晨,锤凿声便准时响起,“叮当,叮当”,像一座座的时钟。天桑语少,手上的茧子厚得像是另一层皮肤。他打制的石磨最好用,磨出的玉米面特别细。他说石头有灵性,得顺着它的纹理来。后来电动磨面机进了村,石磨渐渐闲置,田家的锤凿声也一天天稀疏,最后只剩下风吹过石堆的呜咽声。

村中的老柿树下,曾是信息的集散地。夏日傍晚,老人们摇着扇子,坐在树下的石墩上。王怀星是个老军人,曾随刘邓大军远征大别山,他总爱说古,从杨家将说到八路军在大别山打游击,还掀开衣服,让人们看他背上留下炮弹炸伤的疤痕。孩子们围坐一旁,眼睛瞪得溜圆,听到紧张处连呼吸都忘了。妇女们则交换着各家新闻,谁家媳妇生了娃,谁家的柿子今年结得特别好。那时的消息走得慢,却走得深,每件事都能在人们心里生根发芽。

货郎担的拨浪鼓声,是孩子们最期待的。那声音从山路上传来,由远及近,清脆又带着几分神秘。货郎老赵每隔半月来一次,担子里有五彩的丝线、镀金的发卡、水果糖,还有小人书。孩子们围着他的担子,眼睛盯得发直。妇女们会用鸡蛋换针线,临走时货郎总会给每个孩子一颗糖,那糖纸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我们总要揣在口袋里摸上好几天。

山村的夜晚来得早,太阳一落山,黑暗便从山谷漫下来。煤油灯的光晕在窗纸上摇曳,一家人围坐吃饭。饭后,妇女在灯下纳鞋底,针线穿过布面的声音细密而均匀。男人则修理着农具,偶尔发出金属碰撞的叮当声。孩子们趴在炕上写作业,铅笔划过纸张沙沙作响。这些声音编织成山村特有的夜曲,平静而安谧。

最难忘的是染布的日子。女人们将白布浸入染缸,捞出来时已是深蓝色。她们把布晾在院中的绳子上,一片片蓝布在风中飘扬,像是山间突然多出了许多小片天空。染布的污水汇成细流,沿着山坡向下淌,将路上的石头都染成了淡蓝色。雨后初晴,站在高处望下去,整个村子,都笼罩着一种朦胧的蓝雾中,恍如仙境。

如今再访,山村已变了模样。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只剩下老人守着老屋。石磨闲置在墙角,井绳早已腐朽,老柿树下的故事也已成往事。只有山还是那座山,沉稳地立在那里,看着山下的变迁。

我站在贾庄村口回望,夕阳给山村镀上一层金色。那些记忆中的风物渐渐模糊,却又在某些瞬间突然清晰——石匠的锤凿声、货郎的拨浪鼓、飘扬的蓝布、柿树下的故事,它们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也许风物终会变迁,但山记得,水记得,土地记得。那些深植于太行山中的生命印记,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重新叩响后来人的心扉。

诗星

一蓑烟雨

□熊柯

雨丝轻轻敲打午夜的窗棂
蓝花楹在南风中摇曳扰了浅淡的梦
假寐自己是诗人,把复杂情愫揉进诗行

我期待,一片沃野间躬耕的身影
又贪恋街巷里,袅袅升起的烟火味
憧憬月光打湿红菱、启明星点亮星光
回忆唐宋明月下的私语、誓言
暖了渐渐孤寂的心与魂,静静追寻远方

今夜,任雨声填满每一个未睡人的心
凝眸,总牵挂进退冷暖、朝暮喜忧
夏日啊,如梦短暂又璀璨,教人沉醉
就怀揣一蓑烟雨,守望惊喜瞬间

青杏

□陈赫

新生的翠绿,像是在细雨中
完成了一次洗礼
枝叶间,藏下的小与青
是揉碎后的春天——
随时,会溢出拟人的色彩

我试图触摸,这些沉睡的秘密
她们微凉、滑腻
用生嫩的硬,讲述着
不肯妥协的青涩
而执拗的傲骨,在告诉众人
还有大把的光阴
可以变得金黄

风起时微颤,光照过来
一层淡淡的晕……醉了世界
当我想起,那一低头的温柔
她清清爽爽地
收起了春天的余韵

天还麻糊着没亮,我就听到院子里的公鸡带着一股子蛮劲,喔喔地啼鸣起来。紧接着,牛棚里的老黄牛也凑热闹一般,低沉地哞了几声,守夜的大黄似乎要宣示主权一般冲着鸡舍的方向汪汪两声算是应和。乡村的早晨,就这样在这鸡鸣犬吠牛哞声里热闹起来。

被吵得睡不着了,我便起床穿衣出门。刚走到篱笆小院的门口,一股子湿漉漉的风就扑了过来,这风里似乎还夹杂着麦子灌浆时特有的一种清爽气息。站在院门口的父亲身旁放着一把锄头,正深情地望向远处的麦田。见我走了出来,他扛着锄头说:“一起去田里转转,小满了,麦穗该鼓胀了。”

父亲走在前面,我在后面则是东瞅瞅、西看看,狗尾草毛茸茸的穗子正随风摇动,在田间小路上还时不时碰一下我的裤腿,蒲公英的白色绒球上沾着露水似乎是对养育自己的母体作最后的挽留。在这片叫做“大坟头”的宽广土地上,我看到成片麦田已经长出了饱满的麦穗,细长的麦芒在晨光里映着金色的光芒。

父亲蹲下身来,拨开麦穗,掐下一穗麦子,轻轻搓开麦壳,把青白色的麦粒放

心路

听麦

□郝东磊

在掌心:“你看,这些籽粒刚鼓起来,还带着一些青气,这就是小满的样子。快尝尝,这是最嫩的麦香。”我把麦粒放进嘴里细细咀嚼,一股青涩中带着清甜的气息在舌尖蔓延,仿佛把这片田野的晨露与阳光都含在了口中。

“小满麦渐黄,夏至稻花香”,父亲念叨着这句农谚继续沿着田埂前行,目光欣慰地扫过每一棵麦子。他说,这些农谚都是祖辈传下来的,村里人靠着它们摸清楚了二十四节气的不同脾气,也守住了一年又一年的口粮。其实不光庄稼人对这些节气讲究,古籍上对于小满的注解也比比皆是,《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就说“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作为农民的父亲也许对这些古语不甚明白,却用一辈子的辛勤耕作注解了其中的深意,小满,其实更像是一种恰到好处

的丰盈,是田间麦穗的初鼓以及庄稼人心里的这份踏实真切的盼头。

日头渐渐升了起来,田埂上的庄稼人渐渐多了起来,村里的叔伯婶子扛着锄头、提着水桶,牵着牲畜纷纷走上自家田地。赶着一群羊去河边放牧的三顺爷看见我们,高声喊道:“老郝你们家的麦子长得真不赖,今年又是一个好收成啊!”父亲笑着回应:“今年风调雨顺,再加上今儿小满,咱这麦子啊,都好好长着呢。”庄稼人的话语十分朴素,你家的羊崽又下了几只,我家的娃儿考取了大学,但是城里花销大,真让人操心。

日头快要爬上头顶时,乡亲们开始